

浩瀚 永恆浩瀚
 孤寂 萬世孤寂
 澎湃 亙古澎湃
 不語 始終不語
 迴盪 無以名狀……

| 海是什麼？

小時候家住台北市區，當時感覺自己離海非常遙遠，也很少有機會能親臨海邊看海浪、吹海風，除非大人帶我們搭火車或客運公車前往，才有可能接近那片無垠汪洋，所以對海充滿著許多如「海底兩萬哩」和「海角一樂園」般的奇幻想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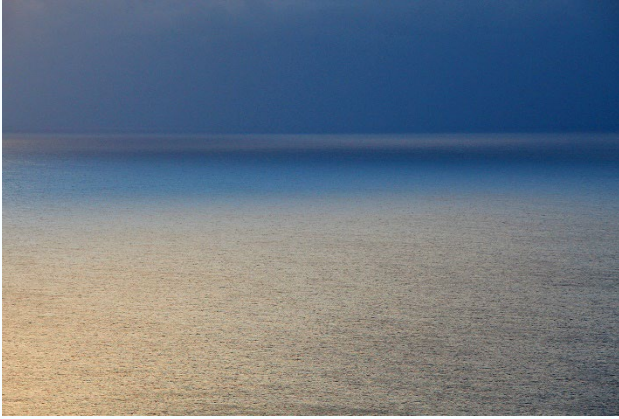
公路局班車在漆黑的隧道內，跟著車頭大燈的軌跡搖晃往前行駛，不久，一抹微弱的光暈在眼前逐漸渲染開來，小小的隧道洞口慢慢成形，越來越大、越來越亮，終於車子如蠶破繭而出，闖入了一片刺目耀眼的境地，眼睛一時無法正

文、圖／陳寬祐
 視；陣陣迥異於慣常味道的涼風由車窗外拂吹入鼻，啊～有鹹味！待視力恢復正常後，只見遠處湛藍澄澈，翻浪與白雲照映，我心怦然跳動久久不已。

其聲澎湃洶湧，浩然若奔雷；其狀廣淼無垠，如遊眺太虛。如何給這片汪洋一個字詞，一個能夠深刻透徹形容它的字眼？

海，是唯一最適切的字！





從此，每次與祂見面時，我仍然會以孩提時的赤情，站在這水與地交會之際處，在心裡輕輕呼喚一聲「海…」；似乎只有這個字才能夠表達我對祂的永遠敬畏與感懷。

海天一線處，金屬一抹光，洪荒一如初；一就是一，一切就是一，人間所有事；天空與海洋，您無所不在，到處有您的慰藉。

海是什麼？這個思緒常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。

海養育萬物不偏不倚一視同仁；海把骨頭變成珊瑚，把沙粒變成珍珠，把浪濤變成文明的脈搏。海打開我的視野讓我沉思，令我敬畏。海沒有約定的界線，任何人都奈何不了祂，除了虔誠祈禱。海是上蒼創造天地後，特意保存下來的混沌初開，為的是讓我們自覺渺小和謙卑。。

我知道您就在遠方天際，雖然默默不語，但見彩雲萬變，浪濤澎湃；我佇立凝視，千言萬語迴盪盈胸不已。您是一切的元始。



我從海裡來

曾聽有人說，因為人類是由遠古海洋中的生物慢慢演化而來的，因此我們身體內血液和體液中鹽份的濃度，和當時海水中鹽份的濃度相當，至今仍是如此，不知這種說法是否正確？不過，海水中的魚類或其他生物的體液中，鹽份的濃度一定要與海水的相等，否則會因為滲透壓力的關係，身體內、外水份很難保持平衡，必定會導致死亡，這是科學事實。

也許是這個「我從海裡來」之神秘因緣，或也許是自己內心的感動，總覺得對大海有一片深邃悠遠之感情，但也像海的遼闊和淵深，我無法用文字和語言表達此情於萬一。浩瀚望向無窮，生命悠悠寬廣，有風有浪，有靜默有激昂，有生有死，有宇宙的一切神祕；一次次與祂無言對話。

五叔年長我約十來歲，和我們小孩子比較親近；還記得在小學暑假時，偶爾會帶我和二弟搭蒸氣火車去基隆海水浴場玩水，那是我們最早接觸海洋的地方。總是殷殷期待這一刻的到來，能夠在藍天、白雲、碧水和艷陽的邀約下，裸身赤膊如魚戲水盡情歡呼，享受無憂無慮快樂的夏天！

稍長後自己學會游泳，接著報名參加浮潛和氣瓶潛水訓練，想效法那些海洋探險紀錄影片中的科學家如 Jacques Cousteau 等人，潛入海平面下一窺海底的旖麗和秘密。經過考核取得初級認證後，便經常邀約兄弟們，去基隆八斗子望幽谷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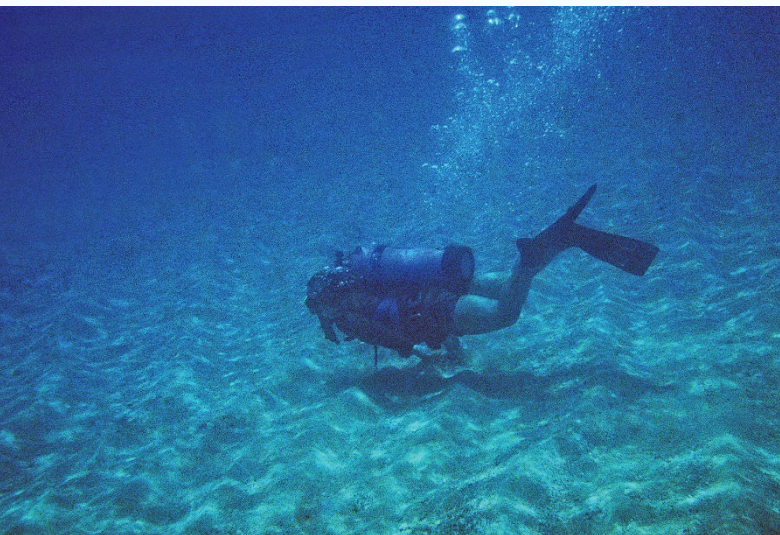
望海巷、野柳地岬和墾丁等海域初探海龍宮。大學求學期間發憤圖強苦讀英文，培養讀說寫的能力，於是開始購買些有關海洋主題的書籍、雜誌，試著透過閱讀紙本的文字和圖片，去

更深入瞭解海洋的種種故事和樣貌。待家庭電視普及後，在 Discovery、National Geography 等頻道裡，這類影片更為多樣、精湛，常令我嘆為觀止，目不轉睛觀賞，深深被它們吸引。

水線在眼間上下晃動，聲音忽隱若現，我在兩個世界交接處屏息、猶豫、徘徊。雖然早已知道再過去、再過去一點就不一樣，會有事情要發生。突然血液喚醒了鹹味，骨骼憶起了珊瑚，洪荒一直在幽幽處等待。然後我以微小的生命，吐出大串泡沫，毅然深入、再深入，只帶著心跳和呼吸，漸漸潛回藍色的睡夢。

水之道無窮無盡，無始無終。
 海洋包圍著你，充盈著你。
 海洋是你的家，見證你到來，目送你離去。
 我們的心在宇宙的母體內跳動。
 我們的呼吸在幽暗的深邃中燃燒。
 海洋賜予一切，也取回所有。
 水連接世間萬物，
 從生到死，
 從黑暗到光明，
 從剎那到永恆。

啊！阿凡達的藍和潘朵拉的異形，在湛藍的海水中漂蕩……



| 看海·聽海

如今年歲漸長體力也逐衰，已經不再能下海潛水了，但海仍然永遠地在招喚，無法與之完全切割。於是當身體內的潮汐澎湃、濤聲盈耳時，我就知道應該要回去看海、聽海了。

你一直望著天空和海，是在尋找什麼嗎？在傾聽，聽他們和我在說話；你們在說什麼？在談心；但是，我只聽到風聲和浪聲；要用心，要怎麼用心？安靜、安心，海和天一直都在你心裡。

你看到、聽到了嗎？

這讓我記起了雷·布萊伯利(Ray Bradbury)的小說《霧角/The Fog Horn》內的一個情節對話。

「大海的秘密。」唐若有所思，「你知道嗎？大海是有史以來最大、最大的一片雪花。波濤翻卷，浪花飛舞，變幻出千姿百態，永不重複，太離奇了。」

「很多年前的一個晚上，我孤自一人在這裡，突然，就在那時候大海裡所有的魚兒都游到海面，似乎有什麼東西驅使牠們游入海灣，漂浮在水面，顫抖著凝視那高塔的燈光。紅色、白色、紅色、白色，掃過牠們身上；因此我看到了牠們詭異的眼睛，我感到渾身不寒而慄。牠們就像一扇巨大的孔雀尾羽，在那裡游動著直到午夜時分，然後又無聲無息地離開了；成千上萬條魚就這樣不見了！」

「我想，也許某種意義上，牠們不遠千里來到這兒，是爲了朝聖，太離奇了。但是想想看，牠們眼中的燈塔，高聳在海面七十英尺之上，閃耀著神秘的光芒，用巨獸般的聲音宣告著自己的存在。那些魚，牠們再也沒有回來，但是你不覺得，有那麼一會兒牠們似乎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嗎？」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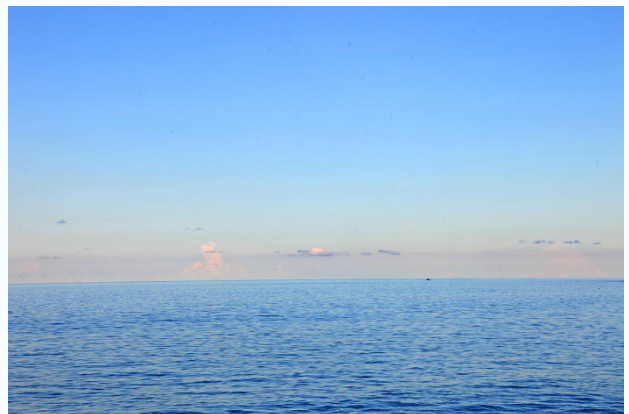
每次看海，我就會滋生這樣的心情；此情無法言傳，也無法確切形容。用什麼文字才能描述你的浩瀚呢？用什麼彩筆才能畫出你的遼闊呢？用什麼詞彙才能道盡你的無窮呢？用什麼心情才能～～？

面對這創世的原初，靜默是唯一的敬畏；像水中那一群魚。

海有情緒嗎？海有喜怒哀樂，就像我一樣。我見過風平浪靜的海，也看過洶湧澎湃和陰鬱易怒的海；在海的種種情緒變化中，我也看見了自己。

當海水是藍色的時候，凝望她那深邃的雙眸，彷彿飄過一絲憂傷，不禁問道：海啊，你在想什麼？但是海永遠默默不語…。你知道嗎？海也會做夢，我常在潮間帶尋找昨夜大海在睡夢中遺留下來的囁語、浪花、泡泡、鹹味和搖曳的彩帶；好像透過轉動的萬花筒之瞻孔，驚見一片瞬息變化、五彩繽紛的綺麗世界。

我並不知道詩的顏色，只曉得天是遼闊，海是浩瀚，而我是渺小。年復一年、日復一日，那雲、那風、那浪、那聲，還有那味各自變化，來去無常，但是都記在我渺小的腦海裡。這腦海有七彩，紅、橙、黃、綠、藍、靛、紫，我像是海底的熱帶魚，偶爾跳出水面，驚鴻一瞥，畫出一道虹彩，那就成了我的詩！





給我一片純淨的沙灘，我就量給你滿天的藍光；給我一泓澄澈潔亮的汪洋，我就獻給你永恆的驚嘆。

但是當落山風吹起世界就改變了。怒海狂沙，有說話聽不見，有表情看不清；啞口無言只剩下手語，遙指白浪濤天的大海，企圖向人比畫它的狂亂。

恆春半島東岸佳鵝公路(台 26)港口溪出海口到興海漁港一帶海域，舊地名稱爲「啞狗海」(唸台語)。爲何會稱爲「啞狗海」？有一說法是，不管冬天的落山風多麼強勁、海浪有多大，但幾乎都聽不到海浪拍岸聲，只聽到狂風的嘶吼，於是在地人就稱這一帶爲「啞狗海」。

不過我另有想像，由於風勢實在太大了，人們只聽到風聲，而且吹沙滾滾，村民在外活動時，必須蒙面罩口以避風沙，所以互相看不到對方的表情，也聽不到說話聲，只好用手勢比畫，如兩位失聰者無法對說，只能互以手語溝通。當然，這些僅是我的另類發想。

「岬」是指一處突出於海域的狹長陸地，三面爲水包圍。從前台灣閩粵移民常用「角」或「鼻」來爲這樣的地形命名，而不使用「岬」字，例如現在的鼻頭角、三貂角、富貴角、鵝鑾鼻等；而這些地形大都是由岩石或高位珊瑚礁所構成。

當冬天凜冽的東北季風肆虐台灣東北角時，佇立於陸岬尖端，迎風看海，其勢宛如晉朝陸機的〈挽歌〉詩所述：「磅礪立四極，穹隆放蒼天」。風呼嘯耳際，草狂亂如麻；憤怒的是浪，屏息的是我；不動的是岸邊的石頭。隆冬裡在岬角鼻端，我和天地海嘶聲交談……。

I am alone with the beating of my heart.





| 後山讀海

花蓮和台東位於台灣中央山脈的東邊，面對太平洋。從前由於交通不便，較不易到達，因此就把花東之地，稱為「後山」；而中央山脈以西，面對台灣海峽的地區稱為「前山」。由於太平洋與台灣海峽的地形構造不同，所以造成截然迥異的生態體系與自然景觀；畢竟，後山日先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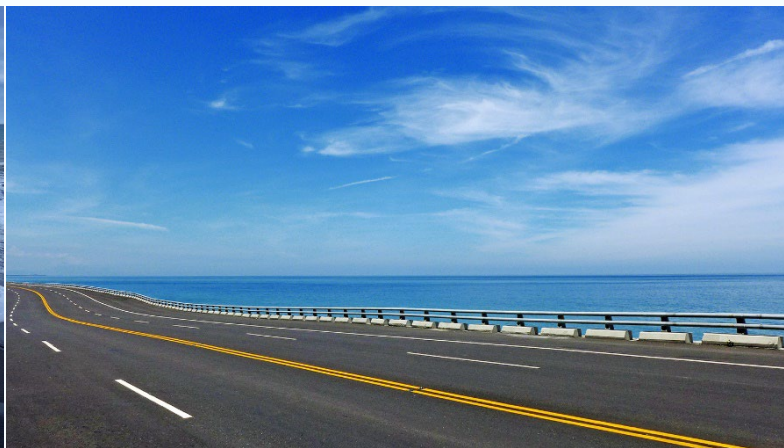
家母生前遷居台東二十餘年，所以我得以時常駕車走南迴公路，從前山翻山越嶺去後山探望她。也因此才有機會認識花東的天地山海，與之結下深刻的情緣，讓我能時常站在太平洋畔，遠眺東方日升之處，和這片汪洋浩瀚的深藍對話。

就這樣迴轉了又迴轉，終於翻過嶺頭直溜而下；來不及回神，一片蔚藍迎面撲來，有天、有雲、有海。我從巴壘衛到軒子崙，以呼嘯的姿勢馳奔，前無人後無影，薰風颯颯，想飛！

車過加津林極目望遠方，尋找海天一線的島在右窗；行到大竹篙眺望靜躺在卑南溪口的山，那是綠島、這是都蘭山，翠綠蔚藍。打開車窗讓太平洋吹進胸膛，讓靈魂飛越萬頃的波濤，向上！向上！飄浮南迴道上，在夏天的午後。沒風吹、沒聲音、沒影子、沒上下、沒邊界；藍是一切的一切。靜默佇望，想起王維的「大漠孤煙直」，沒煙只見白浪一抹輕撥。

隨風飄揚，馳騁在縱谷公路上，車行至馬太鞍，我心突然生起想看海、聽海的思念；於是右轉光豐公路，翻越海岸山脈，直奔蔚藍的太平洋畔。看到了，就在那裡！

我的心像紙一樣舒展，眼沾滿深邃的湛藍；快意揮灑渲染這片海天一色，我慢慢醉入這幅浩瀚汪洋，只留下遙遠的蘭嶼、綠島和幾朵小小的獨白。



…長濱、寧埔、烏石鼻、膽曼、宜灣、石雨傘、美山、白守蓮、三仙台、麻荖漏、八噶噶、巴茲風岸…；頭頂穹蒼，蟬噪樹梢，艷陽白雲湛藍，太平洋拍浪；一路長長的美麗台灣。

縱我一生也看不盡，在後山太平洋畔讀你一遍又一遍，一頁翻過一頁；春夏秋冬，潮汐浪濤；浮雲虹彩，日隱月現；耳嘯颯如颯，眼汪洋而淚。大海無言，水天一線，飲風靜觀，我獨自與對。

啊！永恆的太平洋，何其寬廣深邃的藍眸，脈脈凝神看，盈盈一水間。

我已輕輕走入年歲的暮光，不想在沙灘上留下任何足跡，深怕擾亂了這安寧；只讓海、天、山、雲和自己，在這一天中最美麗的剎那，傾心對話。

俯身貼在我的胸膛，聽～～聽到了嗎？這麼澎湃的洶湧，這麼深沉的呼喚；再聽，再仔細聆聽；聽到了嗎？那麼眷戀的牽掛，那麼溫柔的低吟。

海的心跳一直在我的胸膛，是那週而復始永不止息的浪濤。

